

顶 溜

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物欲社会的一次良心大拷问

凡一平 著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九 一 自



順溜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顺口溜/凡一平著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5.6
ISBN 7-5327-3732-2

I. 顺... II. 凡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9277 号

特约编辑 邵 勇 杨文展

责任编辑 孟 丽

封面设计 陈 楠



顺口溜

凡一平 著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

印 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89×1194 1/32

印 张 8.25

字 数 200 千

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27-3732-2/I·2117

定 价 20.00 元

第一章

1



我把米薇带去见李论的路上，米薇像只蝓蝓，在我的耳边聒噪。出租车虽然向着城内行驶，但米薇并不知道山本酒楼在什么地方，李论又是什么人。

我告诉她我也不知道山本酒楼在哪里，但我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，只有有权的男人和漂亮的女孩才能去。

米薇还不满意，非要问个明白。我说：“不过我没有权，可我的朋友李论有权。而你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，这连大学里的小孩都知道。”

米薇说：“学校里有很多漂亮的女同学，为什么只带我去？”

我说：“因为我只看好你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因为我很随便，”米薇说，她扭过脸去，用手擦了一下车窗玻璃上渗进的雨水，“因为我在学校谈情说爱……不，是男女关系出了名的。”

我哑口，一下子想不出妥帖的话。我看着米薇，想看她脸上是什么表情。她是不是生气了？她的眼睛有阴云吗？她的嘴是不是噘着？

可我现在只看见她的头发。她的头发是金色的短发，街市上正时髦的一种，但在大学里却独一无二。

米薇是东西大学比较独特的学生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她至少和曼得拉上过床，这是我亲眼所见也是米薇承认了的。

曼得拉是我的学生，他不远万里，从非洲来到中国，拜我为师。

元旦的早上，我去留学生宿舍看望曼得拉，祝他新年快乐。

我发现米薇躺在曼得拉的床上。

那时候她已经留着这样一种头发，蓬松活泛，像沙滩上的水母，露在被子的外面。她的脸开始被头发埋着，不愿让我见到。后来我说曼得拉，待会儿校领导还要来看你，我只不过是打前站。她的头突然转动，像地球仪从西半球转到东半球，我这才看见是米薇的脸。

米薇的脸是东西大学最出众的脸，是公认的美貌，像一幅名画。但现在这幅名画被一个叫曼得拉的黑人留学生据为己有，藏在自己的宿舍里。这是犯众怒的事情，如果被校方和更多的人知道的话。

米薇脸向着我，对我微笑。我还以微笑。我看着屋子里七零八落的衬衫、乳罩、腰带、裤衩和鞋袜，说：“我这就出去。”

我前脚走，曼得拉后脚跟了出来，只穿着裤衩、披着衬衫。

“中国有句俗语，‘家丑不可外扬’，”曼得拉在走廊拉住我说，“你是我的导师，相信你是不会把你学生的事情讲出去的。”

我说：“放心吧，我不会。不过，你得叫米薇赶快走，待会儿校领导真的要来。”

曼得拉应声回了宿舍。

五分钟后，我在留学生楼的门外看见了匆忙走出的米薇。她看见我，没打招呼就从我身边走了过去。我想我一定是把米薇得罪了，可是我又想我得罪她什么了？我事先并不知道她和留学生有染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再说我根本没有要把这事张扬的打算。正这么想，米薇回转身，走到我的面前。



“彰文联老师，”她说，“你其实应该为你的学生感到自豪，因为能和我米薇上床的男人，是你的学生。曼得拉是用花言巧语把我诱上床的，并且使用的全是中文。这可有你的功劳，你教导有方。不过，我是自愿的。”米薇说完便是一笑，那笑怎样看都像一只旋涡。

那旋涡又出现了，米薇的脸转了过来。我以笑相迎，我想接下来不管米薇说什么，我都笑着。

“彰老师，你有外遇吗？”米薇说。

我笑着摇头。

“我不信。我不信除了你夫人，你一个女人也没有。”

“结婚前有过，但那不能算是外遇的。”

“算是什么？尝试，对不对？”

我笑着不答，脸朝前。从车前挡风玻璃的反光镜里，我发现出租车司机也在笑。“结婚以前那叫考驾照，”我说，“结婚后恪尽操守，就不再违章了。是不是，师傅？”

出租车司机还是笑，雨帘厚厚地遮着窗外，使得反光镜里的笑容特别清楚，像暗房里放的幻灯片。

“师傅，到哪儿了？”我问。

“已经在民生大道上，”出租车司机答，“再有两公里，就到了。”

我伸头去看车上的计程表，计费现在是 28 元，按每公里 1.6 元算，扣除起步价 7 元，我们已走了大约 13 公里，还要走两公里，这也就是说东西大学和山本酒楼的距离是 17 公里。我们就要到山本酒楼了，李论就要见到我给他送去的女大学生了。

李论在山本十八包厢等我们，是穿和服的小姐把我们带进去的。那小姐走着日本步，却讲着地道的中国话。

“李老板，您的客人到了。”她对坐在沙发上的李论说。

李论放下手中的茶杯，朝来人欠了欠身，二话不说。他的眼睛

像两个齿轮，目光炯炯地照射米薇。米薇像一张图，被放在了扫描仪里。

“这是米薇，”我看图说话，“东西大学最漂亮的学生，大四，外文系。”

李论听一句，喉咙里就噢一声，加带点一次头。我的话好像是撒下的一把米，而李论则像一只公鸡。

“这就是李论，”我说，“省计委计划处处长，凡是大的项目或工程，都得经过他的手。”

“你不是说他还是你的朋友吗？”米薇说，她觉得我介绍得不够。

“这要看李处长的态度，”我说，“我们过去是朋友，高中时曾同穿一条裤子。现在不穿了，不知道还算不算？”

“当然，”李论说，“你比过去还够朋友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我说。

“这还用说吗？”李论看着米薇，像为他的结论指证。

米薇也不会装傻，说：“是呀，我这样的学生，彰老师也舍得带来见你，真是两肋插刀。”

我说：“你话里藏刀。”

米薇笑。

我说：“你笑里也藏刀，我最怕你笑了，你的每个笑都隐藏着危险。”

米薇说：“那以后我不对你笑了，我对你哭。”

李论说：“把笑给我吧，我不怕危险，我喜欢挑战。”

米薇冲着李论一笑。李论高兴地说快请坐。

我和米薇合围着李论坐了下来。穿和服的小姐跪着给我们倒茶，递热毛巾。这才像日本人，我心里想，而我的嘴里却说这个酒楼起什么名字不好，为什么要叫山本？是日本人开的吗？李论说是个鸟日本人，我批的我还不清楚？这是地税局的房子，当初报告的时候说

是建办税大楼，房子起好后，变酒楼了。我说允许这样呀？李论说酒楼开张，有钱的请有权的，都来这里吃，还说允许不允许？

我说：“那山本是怎么回事？”

李论说：“这还不明白？冠个东洋名，装作外资企业，好洗钱好避税呗。”

我说：“税务局都这么干，谁还愿缴税？”

李论纳闷地看着我，说：“你问得真奇怪，你们大学成千上万地收费，难道就没人上学了吗？”他转过脸去看米薇。“是不是米小姐？”

“我叫米薇，别叫我小姐。”米薇说，口气像挺严肃。

李论忽然觉悟什么，“噢，对不起，”他说，“我忘了，好女孩已不能叫做小姐了。”

米薇说：“那你还是叫我小姐吧，我已经不是好女孩了。”

李论说：“谁说不是？我看你是。”

米薇说：“你问彰老师，我是不是？”

我说我可没说过你不是。

李论一举手，说不说这个，进去吃饭。他屁股离开沙发，抬脚朝一面墙走去。就在我纳闷的时候，那面墙突然开放，露出又一个包厢，又一个日本秀跪在包厢口作恭候状。我和米薇跟着李论走了进去。包厢里有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有一个火锅，有筷子、杯子和碗，就是看不见凳子。李论一屁股坐在地板上，把腿盘了起来，俨然小日本做派。我和米薇也不例外，但我们看起来更像中国北方坐在炕上的中年汉子和小媳妇，所有的动作、姿态显得特别的慌乱、别扭和老土。

一丝不易觉察的耻笑掠过李论的嘴脸，它像一支看不见的毒箭，射进我的胸膛。日本秀这时候掀开锅盖，一团蒸汽腾腾冒升，像云雾掩盖山峦般遮住李论的嘴脸，却挡不住他的声音。

“我们来这里主要是喝汤，”李论说，“这里的汤是全市最好的



汤，找不到第二家。”

米薇说：“那这是什么汤？”

李论说：“这个汤没有名字，它好就好在没有名字。”

米薇说：“为什么没有名字？”

李论说：“因为它的美味根本无法用文字来概括和表达。再美的女人都能用语言来形容，但这个汤不能。”

我说：“但总是能用钱来计算和衡量，它总不能不要钱吧？”

李论说：“你说得好，这个汤是 1688 块钱。”

米薇的眼睛瞪得像患了甲亢，说：“没有吧？”

李论说：“喝了再说，你就知道值不值。”

蒸汽慢慢消减和平息，日本秀已舀好了汤，摆放在我们各位的面前。我看着我面前的这碗汤，就像我小时候看着不容易看到的一本书，或者说像看着宝贝一样。汤碗里还有我没见过的肉，就像我不认识的字一样。小时候遇到不认识的字，我就去问老师。现在遇到没见过的肉我只有问李论，如果我想知道的话。

“这是什么呀？”米薇搅动着自己那碗汤问，她也不认识汤碗里的肉。

李论趁机把屁股挪得离米薇更近，瞅着米薇碗里的肉说这是山瑞。米薇说哪个 rui？是尖锐的锐吗？李论说不，是董存瑞的瑞。米薇说有这种动物吗？李论说有的。米薇挑动另一块肉问这又是什么？李论说这是鹰呀。你碗里这块是鹰的胸脯。米薇说是养的吗？李论说不是，鹰怎么能养呢？是野生的。今天这锅里的东西全是野生的，有蛇，有龟、蛤蚧，还有穿山甲等等。米薇说这是保护动物，可不能吃。李论说放心吃吧，它们都是从越南跑过来的，不受本国保护。米薇被李论的幽默逗笑，说没有吧，我可是去过越南的，我在越南见习了半年，可从没吃过这些东西。李论说你是什么时候去的越南？米薇说就上学期呀。李论说噢，它们是 1979 年，中国一改革开放，就跑过来

了。米薇说1979年？我还没出生呢。它们的岁数可比我还大。李论说姜是老的辣，汤是老的甜。野生动物是越老越补，这个汤下午就开始熬了，现在正好。喝吧，试试。米薇舀了一匙羹，运到嘴边，张口又说没事吧？李论说男的喝了健身，女的喝了美容。米薇说只要喝了不发胖，我就喝。

米薇在李论的鼓动和注视下把汤喝了，把肉也吃了。她喝得缓慢，吃得舒服，那汤和肉在她嘴里仿佛是男友的唾液和舌头，堵得她气喘和沉醉。毫无疑问她是喜欢这种汤肉的。

当然我和李论也把汤肉喝了吃了。我喝了一碗，还想再来一碗，李论把杯举了起来，说干杯。酒是已经倒好了的，红黄红黄的，看上去像是茶水。三人碰杯后全干了。

“哇！”米薇难受得叫了起来，“这是什么酒呀？好辣！”

“这是泡酒。别误会噢，是浸泡的泡，不是大炮的炮，”李论启式地说，“是酒楼自己泡的酒。”

“用什么泡的？”米薇说。

李论神秘兮兮看着米薇，说这可不好说。米薇说有什么不好说的？李论说说了怕你不敢喝。米薇说我不是已经喝了吗？李论说那我说了，你还得继续喝呵？米薇说好吧，你说。

李论说这是乌猿酒，猿，就是猴子。米薇一听，喉咙“噢”地发声，背过脸去想呕。李论忙伸出手去轻轻拍米薇的背，说我不说就好了，都是你让我说。米薇咳了几声，清了清喉咙后，把脸转了回来，说没事了。她看了看我，说彰老师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我说我还没喝够，所以没反应。米薇说你还想喝呀？我说干嘛不喝？喝了这种酒，能使人变得聪明。米薇说去，我才不信呢。我说你看，你不是变得聪明了吗？

米薇情绪又好了起来，汤照喝，但乌猿酒是怎么说也不喝了。李论又是哄又是劝，他的意图我很明白，就是要把米薇搞醉。



“乌猿酒你不喝，别的酒你要喝，”李论说，他没等米薇答应，看着日本秀，“换酒！”

米薇说：“别的酒我也不喝。”

“茅台？”李论说。

米薇摇头。

“五粮液？”李论又说。

米薇又摇头。

“那你想喝什么酒，你说？”

米薇说：“什么酒我也不喝。”

“人头马，”李论说，“人头马你也不喝吗？”

米薇这下没有摇头，说：“人头马，我喝。”

李论朝日本秀一扬手：“上人头马！”

“嗨，”我看着米薇，“开什么玩笑？”我又看着李论，“米薇是开玩笑。”

米薇说：“我不开玩笑，他上人头马，我就喝。”

李论说：“我也不开玩笑。”他又朝日本秀扬手，“上呀！”

我很清楚地听见日本秀在包厢里给服务台打电话：18 厢上一瓶人头马。我想米薇和李论也不会听不到，可他们装聋作哑，一个看着一个，用眼神表达什么。我试图听懂他们眼睛里的话。

米薇：我让你阔，你阔呀？

李论：我就阔给你看，又怎么的？

米薇：那你舍得上人头马，我又有什么舍不得喝的？

李论：我就希望你喝，就怕你不喝。

米薇：我喝了你想把我怎么样？

李论：把你弄到床上去。

米薇：和我上床可没那么容易。

李论：除非你不醉。

米薇：我醉又如何？

李论：你醉了就由不得你。

米薇：我还有彰文联老师在呢，是他把我带出来的。

李论：就是他把你带来给我操的呀！

米薇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

李论：他要求我办事呀，要请我吃饭。我说请人吃饭，不如请人出汗。现在操别的女人已经没劲了，就想操女大学生，把个把女大学生介绍过来吧。彰文联说我可以把女大学生介绍给你，但能不能操是你的事。我说那当然，你只管把人带来，能不能操不关你的事。彰文联说那好，我找个女大学生介绍给你。我说一定要漂亮呀？彰文联说我把我认为漂亮的带给你，你认为不漂亮可以再换。我说那太好了。彰文联说我把女大学生带去给你，那我们学校放在你那儿的项目报告？我说日后再说。

米薇和李论四目相视，他们眼睛里的话没有声音，却比有声音更使我感到震颤。他们的目光犹如雷电，把我扯了进去。我被李论暴露了，或者说他把我出卖米薇的秘密给出卖了。

我把一名漂亮女大学生送给李论，就是为了一份报告。

那份报告放在李论那里已经半年了，至今没有动静。黄杰林便叫我去找李论，他现在是大学的副校长，不知他是怎样知道李论和我是老乡加朋友，他说通过你们是老乡和朋友这层关系，把报告给搞清楚了。

我说我恐怕不行。

黄杰林说你人还没去，不要说不行。

我说我不行的，你去才行。

黄杰林说我行就不找你了。

我说你是学校领导都不行，我更不行。

黄杰林说你评不上教授，你有情绪我知道。但这事还非得你不



行。黄杰林摸着自己的胸口，说只要你把报告……只要你把李论这一关打通了，明年再评审的时候，我一个评委一个评委地去做工作，你教授还评不上我不做这大学的副校长，我向你保证。

我说不要你保证，因为我已决定不要这个教授。

黄杰林说那你要什么？你说。

我说我只要学校放我走，我老婆在外边已经等了我三年，我再不走，就算我能熬，我老婆可不能再熬。

黄杰林笑道谁让你熬？学校虽然没让你走，可没有让你熬呀？不要自己压抑自己嘛。

我说你的意思是允许我搞婚外恋，或煽动我嫖娼？

黄杰林说你篡改我的意思了。

我说你什么意思？

黄杰林说我的意思就是不要压抑自己嘛。

我说那我只有手淫了。对，没错，我手淫，我为祖国献石油。

黄杰林哈哈笑过之后，说你还是为学校做贡献吧，只要项目争取下来，你贡献可大了，到时候你要什么给你什么。

我说这可是你说的？

黄杰林说我黄杰林说话算话。我授权你代表学校，用车，用钱，用什么方法都行。

我说那好，我试试看。

于是，我找了李论。

李论让我给他找个女大学生，我就把米薇给他找来了。

人头马送上来了，摆放在桌上。它像一簇带刺的鲜花，我不敢碰，米薇也不敢碰。李论说我来。他抓过酒瓶，把瓶盖打开，往米薇的酒杯斟酒。然后，他说来，干！米薇看着我们，说你们不喝呀？李论说人头马是专为你点的，我们喝我们的泡酒。米薇说我一个人喝这么一瓶？想弄死我呀？李论说你爱喝多少喝多少，不强迫你。米薇说这

可是你说的？李论说我说的。

米薇自愿举起杯子，干了第一杯人头马。她叹了一口气，吐出舌头。李论说怎么样？米薇说好喝。她看着我，说彰老师，你也喝呀？我说我不喝。米薇说这么好的酒你不喝，你真笨。我说所以我得继续喝乌猿酒，等我变聪明了再喝人头马。米薇说随你的便。

李论亲自往米薇的碗里舀汤和肉，说大学里伙食不好，你要多喝点多吃点，呵？米薇说谢谢。她喝了两口汤吃了一块肉，然后举杯，说李处长，我敬你一杯。李论说叫我李论，或者叫李哥。米薇说李哥，我敬你一杯。李论说好。两人干杯。

接下来李论举杯敬米薇，米薇说你先敬我彰老师呀。李论说好。他将手向一变，杯子转到我的前面。我们两兄弟干一杯，他说。我说好。李论和我干杯后，把杯子朝向米薇，说现在我可以敬你了吧？米薇说倒酒呀？

米薇断然接受李论的敬酒，像球员从队友那里接过传球，朝下半场跑去。我本来可以拦住她，不让她再往下走。但我没有拦她。我放任她甚至纵容她随心所欲。她的酒量就要到了底线。

“我们划拳好不好？谁输了喝酒。”李论看米薇有些晕乎后说。

米薇说来就来，我们来石头剪刀布。李论说同意，这是你们女孩子的强项。两人开始出手。米薇出剪刀，李论出布。米薇说你输了。李论说好，我喝酒。米薇得意地看着李论把酒喝了下去。接着，米薇出石头，李论出布。米薇说哎呀我输了。她喝了酒后说再来。李论出石头，米薇出剪刀。李论说你又输了。

米薇连续输了几轮，说不来了，我老是输。李论说那我们玩牌好不好？比大小，纯粹是赌运气，我相信你运气一定很好。米薇说是吗？

李论叫日本秀拿来一副扑克。这次是我们三个人一起玩。每人抽五张牌后打开，顺牌比有对大，有对比没对大，都没对的时候 A 最大，2 最小。



米薇的运气看上去不错，我和李论喝得都比她多。其实，这是我和李论玩弄的一种伎俩，当米薇把牌打开的时候，我和李论只有一个人开牌，另一个人认输，认输的人也就不必开牌了。李论和我这么做，是因为我们不想使米薇喝得烂醉。我需要她保持自制，而李论则需要她保持亢奋。

屡屡赢牌的米薇越来越高兴，她看着我和李论把一杯又一杯酒喝进嘴里，就像热情的球迷看着球星把球送进篮框一样。

后来，我和李论双双举手投降，都说不喝了。李论说买单吧。我说好。我招呼日本秀说买单。

账单送了上来，日本秀问谁买单？李论用手指着我，说他买。他迅速朝我使了一个眼色。我把账单接了过来，一看傻了眼。

“多少？”李论说。

“三千二百零八。”我说。

李论问日本秀：“打折了没有？”

日本秀说：“打了，八折。”

我看着账单，迟迟不掏钱。

李论说怎么啦？我看着李论，他正在向我眨眼。

“我没料到这么多，所以没带够钱。”我说。

李论说那我买吧。他的手朝屁股伸去，我忙坐起来去阻止他。我说哪能让你买单，不能，绝对不能！我看了看手表，说时间还早，这样吧，我出去拿钱。我有卡，我到有自动取款机的地方取，我就出去。我站起来，边迈出包厢边说米薇，你在这里陪着李哥。

我离开山本酒楼，像一个纵火的人，离开现场。我希望我点燃的欲火在我走后熊熊燃烧，但又害怕被发现，被见义勇为的人捉拿。我躲在民生大道边上的棕榈树下，心神不宁地观望。我望见山本酒楼灯火璀璨，像一座金山，又像一座火山。我想象那金山火山上的人，特别是其中两个人，正在分享和切割黄金，或者正在被烈火融化。

2

李论恼怒地在电话里鸟我：“我让你找大学生，你怎么给我找了个鸡来？”

我说谁是鸡啦？

“就是昨天你带来的那个，她实际上是个婊子。”

我说她怎么是婊子啦？她明明是外语系四年级的学生，有校徽，有档案，有学生证，她怎么成婊子啦？

“要了钱才让操的女人，你说是不是婊子？”

我说她跟你要钱啦？

“不要钱？不要钱我能说她是婊子吗？”

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啦？

李论说你过来再说，顺便把昨天吃饭的发票给我报了。

我去见了李论。我们在省老干部活动中心旁边的大唐茶楼会面。中午的茶客比较少，我们依然选了一个角落坐下。茶水点心上来后，李论和我面面相觑，看谁忍不住先笑。

结果是我先笑。李论跟着笑后说你笑什么？我说你笑什么？李论说我笑我自己操来操去，想从良搞个干净点的纯一点的，结果最后……我操！

我说我也笑我自己找来找去，想找一个很漂亮很甜的给你，想不到……看来我的礼物是白送了。

“也不能算是白送，”李论说，“话又说回来，她和街市上的婊子还是不同的，她毕竟是大学生，因此你还是有贡献的。”

我说她到底怎么啦？说说看。

李论看了看旁边没有别人，说好，你也不是外人。

——昨天你不是借故走了吗？你走了以后，我就说彰文联这小子，不会回来了。米薇说为什么？他不是说取钱去了么？我说取什么钱？大学老师能有几个钱？他取钱是假，逃跑是真。米薇说怎么是这样？不会这样的，彰文联老师不是这样的人。我说他就是这样的人。我中学的同学、同乡、同宿舍，我还不不懂他？然后我就开始恶毒地攻击你。我说你是个很精明的人，你整个的中学时代，都在蹭我的饭吃。我和你去看电影，快到电影院的时候，你就开始落后，然后电影票自然是由我来买。这当然不是事实，可是为了证实你不会回来了我必须如此贬你。米薇说那现在怎么办？我说怎么办？我买呗。

——我把单买好后，米薇说我怎么办？彰老师跑了，把我一个人扔在这，我怎么回去怎么走呀？

——我说你不能走，你得留在这里做人质，等彰文联把钱拿来了你才回去。

——你开玩笑？米薇说。

——我不开玩笑，我说，你是得留下。其实这是你彰文联老师把你留下的，不能怨我。当然，我也希望你留下。

——米薇说留就留，你以为我怕么？反正今天是周末。

——我说这就对了。我现在就带你到宾馆去。

——米薇没有反对。

——我在新都宾馆要了一间房，六百三，还是打了折的。米薇走进房间一看就说我的天哪，你居然让人质住这么好的房间？！我说没办法，谁让我是一名怜香惜玉的绑匪呢？也因为你是天之骄女，身价高呀！米薇一跃趴在床上，说彰老师彰老师，你可别那么早来赎我呀，让我在这好好睡一觉吧。我说彰文联彰文联，你可听见了？你最好永远都别来领人。米薇继续趴在床上说那我不是没命啦？你撕票